



【有所思】

祖母的月亮

□李蔚红

我的童年是在祖母的身边度过的，祖母用她苍老的身躯护着我，用她制作的食物养育着我，用民间的传说、朴实的伦理教育着我。

我们家在一所校园里，祖母来到我们家时已经年老了，父母每天忙于学校里的工作，祖母照看、陪伴着我和弟妹三人，也为我们洗衣、做饭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祖母瘦削、慈祥，裹着小脚，总是穿一件藏青色的粗布大褂。她的所有财物就是一床缀着补丁的棉被，那是她结婚时的陪嫁。她每次回老家，都把被子包到一个红色的包袱里，挎着它上路，再挎着回来。

我跟随祖母回老家，就替她背着包袱。从学校到老家有五六里地的路程，我和祖母都是沿着河岸丛生的槐树、柳树下走过。河水一年四季清悠悠地向前流着，祖母会蹲到河边，掬起河水，洗一洗自己的脸，也洗一洗我的脸。我们要走下河岸，再走过一片片的农田，农田里生长着各种作物，豌豆开着淡蓝色的小花，麦子散发着麦香，玉米地像望不到边缘的绿帐，一垄垄的地瓜地里，时常奔跑着灰褐色的田鼠、野兔。祖母会给我讲一些农作物的知识，讲不误农时的春种、秋收，讲村里那些勤劳的农人和好吃懒做的懒汉的故事，也讲村里人的生老病死与一些人生的观念、规矩。

祖母没有上过学堂，但她是一个善于在生活中学习、领悟的人，她的记忆力也很好，记得听到过的所有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。她给我们讲《天仙配》《牛郎织女》，讲《小八义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杨家将》……她缓缓的语气、悠远的目光，至今深刻在我的心里。

夏天的夜晚，我们坐在院子里，祖母就会仰望着月亮，给我们讲月亮的故事，讲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、吴刚伐桂、天狗吃月亮……我们在祖母的讲述里，仰望着月亮和浩瀚的星空，月亮在夜空中遥不可及，但它陪伴祖母度过清贫、艰难的岁月；它向我们洒着银辉，明亮、美好，引我们猜想和向往，那里面也许真有一座宫殿，有桂树的花香和树下的玉兔，有得道成仙的吴刚和嫦娥。

月亮是祖母最喜欢的事物，是她的神灵和生活中的美好。她在孩子生病、祖父出门远行的时候，都向月亮祈祷平安。祖母说，深秋时，鸿雁南飞，她在满月的夜晚，向着北方叫祖父的名字，祖父就能听到。她看着月亮，也能听到祖父的回应。农村的人思念自己远在

异乡的家人，都是在满月的夜晚，这样呼唤他们回家……

祖母边讲，边摇着手中的蒲扇，为我们驱赶着蚊虫。她把爱和生活中的经历、传统、美好都一并传递给了我们，让我们一一记忆着，再一代代传递给后人。

祖母勤劳节俭，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。童年时，她早早地开始做家务、干农活，嫁给祖父后，也是维持着温饱，勉强度日。祖父四十岁时，只身去闯关东，想挣点钱，让家人过得好一些，祖母便带着孩子们，艰难地支撑着生活。她下地耕作，做繁重的家务，期待着祖父能挣回点钱来。十年后祖父归来，他们还是过着清贫的日子。

清贫、艰难的生活中，祖母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，她经常去采一些树叶，挖一些野菜，捡回一些田地里遗落的麦穗、豆粒，以填补口粮不足的日子，并且告诫我们：“这些食物都是天地给予的，不能浪费它们。人要饱时不忘饥时，也要知礼节、荣辱，记得别人的好，知恩图报。”

祖母近百岁了，岁月带走了她人生的年华。冬天来了，天气冷起来，但月亮依然明亮、美好。记得我们有一天吃晚饭时，月亮已经圆圆地升起来了，透过门窗的玻璃，照到了家里的饭桌前。祖母喝了一碗玉米粥以后，倒上水，把粥碗冲一下再喝下去。这是清贫生活中养成的一个习惯。我看着祖母碗中的水，清清亮亮的，有一个月亮映在里面。月亮一直陪伴着祖母的人生。

春节前，我背上祖母那褪成了淡黄色的粗布包袱，陪她回老家去。我们走得很慢很慢，不时坐到地埂上休息一会儿。祖母捏着自己手背的皮肤说：“人老了，皮肤都打皱了，要被土地收回去了。”我说我的皮肤也打皱了，祖母便抚摸着我的手背，说：“你小孩子伢伢，人生长着呢，你要好好地活下去，看到你的儿女、孙辈、孙子辈……”

几天后，祖母在老家去世了。我们赶回老家，祖母安详地躺在土炕上，盖着她的被子，被子的四角缀上了铜钱。堂姐告诉我，祖母只是衰老了，她没有生病，也没有痛苦，昨天夜里，她只是让我吹灯，我吹灭了灯，她还让我吹……

我抚摸着祖母劳作了一生的粗硬的手，想起了那曾经映在她水碗里的月亮。祖母是我心中的月亮，带给我那么多人生中明亮与美好的时光。此后每看到天上的月亮，我都会想到陪伴过我、哺育过我的祖母。



【在人间】

深夜食堂的温情烟火

□张金刚

我深爱的“深夜食堂”，远没有影视剧中那般安静优雅、故事满满，也未必真是只在午夜才会光顾的街头店面。夜色阑珊、情深兴浓之时，深夜食堂的烟火美味，便在那里静静等我。

深夜食堂的最初记忆，是几时漫漫冬夜里的那个煤炉。一家人，或与串门的邻居一起，围炉烤一圈花生、红薯、南瓜籽、馒头片，喷香热乎地吃着聊着，打发时光。后来，我家厨房便是我的深夜食堂。写作或加班至深夜，为自己煮一碗清汤挂面，或是妻为我蒸一碗香油醋拌鸡蛋羹，哪怕仅是扣在锅里单为我留的温热饭菜，也算是一种犒赏。夜静静的，胃暖暖的，情热热的……

而更多的，深夜食堂似乎与辛苦、孤寂更相配。工作正紧的那段时光，常加班熬至午夜。当两耳能听到钟表的“嚓嚓”声时，肚子也开始“咕咕”乱叫。停下手中的活儿，烧开水，泡一桶方便面，红烧牛肉、麻辣排骨、番茄鸡蛋、鲜虾鱼板、老坛酸菜……各种风味轮番上阵，再配上榨菜、火腿，一叉一叉填入胃里，连汤也喝个精光。虽谈不上健康，却也滋味十足。之后，在满屋弥漫的方便面味道中，继续在铺了满桌的文件堆里绞尽脑汁。

若结束得早，偶尔也会寻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馆，喂饱我这只苦哈哈的加班狗。拣临街的玻璃窗前坐下，要一份暖心暖胃的馄饨，来一个半肥半瘦的肉火烧，配一碟小咸菜，默默地一口一口吞下。偶尔望望窗外昏黄的街灯或零星驶过的汽车，是享受加班结束的释然，还是品尝孤独无奈的苦涩，也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懂得。深夜食堂，看过我在一座小城打拼成长的身影，想必也会与我同样深感欣慰。

生活渐好，岁月渐长，我的深夜食堂渐渐热闹、熙攘起来，却又渐渐安静、平淡下来。

曾为扩大朋友圈，在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引荐

之下，与素不相识的所谓朋友相聚在深夜的饭店、酒吧。或咸或淡、有用无用的攀谈之中，推杯换盏，成了朋友。然而，大抵饭后鲜有交集，或躺在电话簿里不再联系。相比之下，我更愿与一帮无用的、投缘的，经过时间淘出来的朋友，聚在深夜街头的大排档，毛豆、花生、黄瓜、小龙虾、生蚝、扇贝，来上一桌；大蒜、韭菜、金针菇、羊肉、腰子、牛板筋，烤上一堆；或在街头歌手忘我的弹唱中，或在室外音响无休的低吟中，或在诸多陌生食客的高声喧闹中，开怀畅饮，谈天说地。

时近中年，青春的激情日渐退却，深夜食堂的相约，更趋于倾心而食、走心而叙。常与初中同学小张光顾一家麻辣烫，就着面筋、海带、蟹排，聊聊他外出打工的不易、婚姻生活的坎坷；聊聊我工作转型的无奈、全力撑家的辛酸。常与情致相投的安姐光顾一家削面馆，小碗削面中加鸡蛋、肉丸、豆腐干，边吃边吐槽看不惯的世态炎凉，调侃不合群的另类个性，相视呵呵一笑。

常与文友阿勇光顾一家烧饼店，一碗凉皮、两个烧饼夹熏肉，畅聊写作的点点滴滴。常与新友小马光顾一家陕西肉夹馍店，一碗油泼面、一个肉夹馍，陪他在异乡品味故乡的味道，排遣频频泛滥的乡愁。还有谁？能一起走进深夜食堂的食友似乎已屈指可数。渐渐明白，能一起在夜深人静之时，吃着吃着就话多、说着说着就笑了、笑着笑着却哭了的朋友，才是真正的朋友。

深夜食堂，真的是一个用美食拢住芸芸众生、道尽人生百味的所在，既诗意图，又烟火。填饱的是肚子，更是人生；触动的是味蕾，更是心灵。

或许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深夜食堂。在闹市、在街巷，或喧嚣、或幽静，只要你愿意，总会在饥饿困顿、寂寞无助之时，找到足以果腹、消遣，安抚肠胃、疗愈身心的深夜食堂，在钟爱的美食、暖心的氛围中，品味人间地道的温情烟火。

【浮世绘】

风生锦绣香

□耿艳菊

我给那两间房子起了一个名字：“风生锦绣香”。出自杜甫的一句诗，听上去有点望文生义，倒是很贴切。每走到那两间房子边上时，人似乎被熏香了，不由得会喜悦，平常遛弯儿时宁愿绕远路也要去那儿看看。

“风生锦绣香”在一条老胡同的入口处，房子的墙啊窗啊被红的花、黄的花、紫的花、粉的花，还有一蓬蓬的绿装扮得像风景区里很文艺范儿的民宿，好看养眼。大概还真有人把这里误认为是民宿，所以红漆的门上用白粉笔写着“这是自家住宅”的话，字体潇洒，语气谦逊，虽是请勿打扰的意思，但给人的感觉很舒服，对陌生人亦是这样谦恭有礼，和植物的气质倒是极配。

房子旁边立着一把梯子，可以上到房顶，踮起脚一看，连房顶上也种满了植物，粉一片绿一片的。风轻轻吹着，阳光晃人的眼，心思给这些花花草草温柔地晃动着，站在那里兀自发愣。

说实话，胡同里的生活环境一点都不好，拥挤杂乱，胡同两头都是喧嚣的街市，车辆行人熙来攘往。这户人家只有狭窄的两间房子的生活空间，却把这简陋的属于自己的区域装扮得田园一般闲逸幽静、生机盎然。

这是一户怎样的人家呢？我差不多总是午后出来遛弯儿，那红漆的门总是静静地关着，我总会想到打理这片风景的主人的模样。“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。”想来这家人一定心思宁静、睿智通透。也许他们早已见惯了人生的风浪，看透了世事，一心寄托在静默的花草上，在闹市中安贫乐道。我甚至把他们想象成饱读诗书的人家，那样的人家才会在喧嚣忙乱的生活里有这份闲雅的情致吧。

在那个明媚的早晨，很多猜想都被现实证实了我个人狭窄的见识。

那天，鸟鸣声把我吵醒，起床后，看时间尚早，就出去转悠，顺便买点早餐。不知不觉，又走到了那条胡同，走到了“风生锦绣香”，花草们在清爽的微风里更加明媚。

红漆门竟是开着的。一个中年女人正拿着梳子站在门口梳头，长长的黑发披在矮胖的身姿上，并不怎么协调，和我平日里遥想的书香气一点都不一样。她是很平常的中年妇人。她转过身来，见我看她家门前的花草，很礼貌地向我点头微笑。

很熟悉的笑容。我恍然记起，她不就是前面街上开着小小裁缝铺的女人吗？我曾经在她那里修改过一条裙子。借着这个由头，我向她搭讪。果然是的，只是她早已不记得我了。她是个健谈的人，说话爽朗亲切。我心里好奇，很热情地和她攀谈起来。

这两间房子竟然是租来的。见我惊讶，她平静地说，房子是租来的，生活可是自己的，得认真热情地对待。

他们家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，她在前面街上开小裁缝铺也十几年了，一直给周边的人缝缝补补、修改衣裳，赚点生活费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她丈夫跟着亲戚的装修队四处揽活干。夫妻俩从农村来，平日里都喜欢花草，就养着玩，越养越多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她是个乐天派，话语清淡简明，神情和语气里流露出知足和幸福。

原来是这样平常的人家呀，虽不是我遥想的诗书人家，但正是这样的寻常人对生活孜孜不倦的热情才让人感动。

谈起红漆门上的字，她说她是读大学的孩子写的。脸上欣慰的表情和说花草时一模一样，这些都是她在人世间的骄傲和自豪吧。

我把起名字的事讲给她听。她说自己识字不多，这名字听着文绉绉的，很好听，意思也好，她很喜欢。我又把“风生锦绣香”打在手机上给她看，她看了好大一会儿，很感激地向我说了好几遍谢谢。

其实，该说感谢的人是我，她精心打理这些花草，付出时间和心力，把美好呈现给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，更可贵的是她乐观的生活态度，春风化雨一样，影响着身边的人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我发现红漆的木门上多了一道绣花门帘，绣着我告诉她的那句诗：“风生锦绣香”。